

墨子是滕州人吗

——就教任继愈先生

◇郭成智

2004年12月27日上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。山东滕州召开的第六届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，会场灯火通明，气氛融融。任继愈先生讲话了。因为任先生是享誉很高的学者，全场一片肃然，洗耳恭听。然而当任先生讲到“墨子是滕州人，最近又有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结论。可是现在还有人要争，说墨子不是滕州人。如果是秦桧，就不会有人争了！……”会场立时唏嘘不已，一片哗然。

学术之争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动力，是明辨是非，达到真理的重要方法和途径。然而任先生对这场学术争论，却显得如此不耐烦，这不能不使学者们感到意外和愕然。

墨子里籍原有宋国说、鲁阳说、鲁国说、齐人说和外国说，没有滕州说。滕州说的新论，是原山东大学张知寒先生在墨子鲁国人说被否定后创造的，而墨子鲁阳（即今河南鲁山县）说，却不是当代笔者的发明。早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的东汉和二百多年前的清乾嘉时，已被高诱、毕沅和武亿说清楚了。他们不仅明确指出墨子是楚国鲁阳人，武亿还把墨子写进清嘉庆《鲁山县志》的人物传中。为此，笔者与张知寒先生论争了十余年，并有十数篇论文公开就教于张知寒先生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的论争还未结束，张先生便过早地故去了。这场论争没有停下来，却有更多的学者支持笔者观点，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论辩。鲁山和滕州仍保持着平等探讨的良好关系。鲁山的每次会议都向山东

和滕州发出邀请，滕州的李广星先生和市领导，也几次来鲁山探访。此次会议笔者报到的当天，就受到滕州市委和政府领导的专门探望。然而，任继愈先生的讲话却与这平等探讨的气氛很不协调。

任先生是很受敬仰的学者，很早笔者就想就教先生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既然这次任先生把问题提出来了，就借此向先生求教一番了。

张知寒先生是这样论证墨子是滕州人的：童书业先生在《春秋左传研究》中说过，“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，以目夷为氏，省为墨也。”顾颉刚先生在《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》一文里也说：“近人以墨姓多不见，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起了很多猜测。我们认为，墨确实是他的真姓氏，而且从这个姓上，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，原是宋国宗族。”

“公子目夷就封于目夷”。“目夷子的后人，均生息发展于‘目夷’。”可知墨子生长于‘目夷’，‘目夷’这个地方就在今山东滕州境内，古代属于小邾国的濫邑。因此说，墨子应为小邾国境内的濫邑人（张知寒主编《墨子研究论丛·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》，1992年，山东大学出版社）。张先生还在这篇文章中申明，说：“我所考察的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，是基于墨子为鲁国说之上的，如墨子鲁国人说被否定，我所得的结论，也将失去一个重要依据。”（见前注）

张知寒先生创立了一个滕州说，然而却又抓住鲁国说不肯松手，这种用心是非常微妙的。现在笔者先放下张先生关于“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”的那些推论暂且不论，先看看张先生基于鲁国人说之上的“墨子既是鲁国人又是滕州人”的真实性。

张知寒先生说：“《春秋·左传》‘昭公三十一年。冬，黑肱以濫

来奔’。自此之后，‘滥’就成了鲁国的下邑；如说墨子是‘鲁国人’，自然也是可以的。因为小邾国及其‘滥邑’，均在今山东滕州境内，所以墨子应为今之滕州人”。（见前注）

如果对张先生的推论不仔细审视，乍一看张先生说的“有根有据”，真的把墨子既是鲁国人又是滕州人给统一起来了。但你仔细一瞧，就发现张先生在这里虚晃了一枪，把你唬住了。在《春秋·昭公三十一年》的经文里，虽然只说“冬，黑肱以滥来奔”。并未说明带着滥邑投奔鲁国的黑肱是哪国人，而《左传》却解释得很清楚：“冬，邾黑肱以滥来奔。贱而书名。重地故也。君子曰，名之不可不慎也”。《谷梁传》也曰：“其不言邾黑肱何也？别乎邾也。其不言滥子何也，非天子所封也。来奔，内不言叛也。”

很明白，黑肱是邾国人，而不是小邾国人。当时邾国和小邾国是同时并存的两个诸侯国，二者从不混淆。如《春秋·左传》昭公十七年，经曰：“春，小邾子来朝”，传曰：“十七年春，小邾穆公来朝。”这里小邾就是“小邾”，绝不与“邾”混同。

再如《春秋·左传》昭公十年。经文曰：“九月，叔孙舍如晋，葬晋平公。”《左传》释曰：“九月。叔孙婞、齐国弱、宋华定、卫北宫喜、郑罕虎、许人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，如晋，葬平公也。”这里也把“邾”人和“小邾”人并列写在一起，清清楚楚。就是工具书《辞海》也写的明明白白。在“滥”条下曰：“滥，古邑名，春秋时邾国地。在兒 条下曰：“古国名，倪、兒、也称小邾、小邾娄。”而张知寒先生却把邾国和小邾国混淆起来，拿

出的是邾国黑肱的材料，论证时却又把邾国的黑肱说成是小邾国的人。不知张先生是有意混淆视听，偷换概念，还是不懂这起码的同一律的逻辑常识。

黑肱是邾国人，不是小邾国人。按张先生的论证，黑肱奔鲁之前是邾国人，奔鲁之后是鲁国人，但什么时候都不是小邾国人。如果张先生硬说墨子是小邾国人，那墨子什么时候都不是鲁国人。因为小邾国的黑肱不可能带着邾国的濫邑投奔鲁国。张先生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竟不小心跌入自己编织的两难之网中了。就此，张先生构建的墨子既是滕州人又是鲁国人的理论，也就彻底坍塌了。

按理说，对张先生闹这样的笑话，任先生是应该早就明白的。因为《春秋》及其“三传”白纸黑字印得明明白白，然而任继愈先生竟没有把它看出来。不知究竟为什么。

至此，对张知寒先生的“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”，“目夷子的后裔均是生息发展于目夷”，已是不攻自破，无需再论了。但既是向任继愈先生求教，那也就别怪笔者绕舌了。

根据充足理由律的逻辑规则，在同一思维和论证过程中，一个思想被确定为真，必须要有充足理由。如果以主观臆造为依据，那就是理由虚假。虚假的理由得出的判断，必然也是虚假的。

张知寒先生的“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”的根据（即理由），一是童书业先生《春秋·左传研究》中说过的“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，以目夷为氏，省为墨也。”二是顾颉刚先生《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》中说的：“近人以墨姓多不见，对墨子的姓氏起了很多猜测。我们以

为，墨确实是他的真姓氏，而且从这个姓上，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，原是宋国的宗族。”其实，童、顾二人谁也没能提出真凭实据，证明自己的说法，仅仅是“墨姓多不见”，“起了很多猜测”，“我们以为”的主观臆测，而张知寒先生自己说的“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”（见前注）。更是凭空臆造。却都不具有充足理由。用这些虚假的理由做前提，进行推理，本身就是逻辑的错误，怎能推出墨子的正确里籍呢？

其实，关于墨子的姓氏，还有以下几种说法。

1、墨子姓翟名乌说。元代伊世珍《琅嬛记》说：“墨子姓翟名乌。其母梦，日中赤鸟飞入室中。炎辉照耀，目不能正警觉。生乌，虽名之”。

2、墨子废姓说。江琮《读子卮言》在论墨子非姓墨一章说：“墨家诸人无一称姓，则墨子之“墨”，断非姓明矣。”

3、“墨”为刑徒之名，或因“色黑，瘠薄”之意。去台学者钱穆先生，在其《墨子》第一章《墨子传略》说：“余考‘墨’乃古代刑名之一。……古人犯轻刑，往往罚作奴隶苦工，……故知‘墨’为刑徒。转辞言之，便为奴役。墨家生活菲薄，其道以自苦为极，故随被称为墨了。”

4、“墨子姓墨台氏，省为墨氏。”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“索隐”引应劭曰：（孤竹）“伯夷之国也，君姓墨台氏。”《通志·氏族略》和《元和姓纂》云：“墨子孤竹君之后，本姓墨台氏，后改为墨氏……战国时，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。”

如果以上的说法也可成立，墨子当然又可认为是狐竹君墨胎氏的后裔。狐竹国是商的附庸国。很多典籍，包括《辞源》都说：“狐竹。古国名，墨胎氏。在今河北卢龙县南。存在于商、西周、春秋时。”这么说，墨子是不是又该是河北卢龙县人了呢？

再则，狐竹君是商汤所封，墨胎氏自然从商汤所始；目夷子是宋公所赐，因封到目夷这个地方，才称目夷子。故目夷氏只能始于春秋之季。墨胎氏比目夷氏的源头要早千年。如果相信墨姓是由其它姓变来的话，“墨胎氏”倒比“目夷氏”有更老的资格。

三则，中国的墨姓早于夏代就有了。王符《潜夫论·赞学》记载的“舜师纪后，禹师墨如”就是铁的证明。如果说墨子是目夷子的后裔，那么这位早于目夷子一千五百多年而被夏禹就尊为师表的墨如，他又该是何人，又是谁的后裔呢？

四则，假使，墨姓真是由目夷氏演变的，墨子出生于公元前 480 年，分封目夷子的宋襄公在位于前 650 年——前 637 年。以襄公在位的最后一年计，墨子距目夷子已是 157 年了。在那诸侯征战、烽火连连的年代里，张先生能保证墨子一定出生在目夷子封地的那块土地上呢？张先生的“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”有何根据？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说，明代曾任监察御史和兵部侍郎的墨鳞，为什么生于陕西高陵？古代出版的《百家姓》墨姓注曰：“望出梁郡”。“梁”即今日的河南省汝州市，距今鲁山县不足百里，在古代鲁山长期隶属于梁。为什么它不说望出滕州？任先生能解释吗？

五则，中国姓氏十分复杂，同姓而不同源者很多。以中国五大姓

氏之一的王姓为例，其来源就有八支：有出自姬姓的，有出自妫姓的，有出自田姓的，有出自子姓的，还有易姓、冒姓、赐姓的等等（见史国强《姓氏起源》和陈明远、汪宗虎《中国姓氏大全》）。即使任先生的任姓也有三支：一支为黄帝后裔，出自姬姓。始祖为禹阳，或作禹阳。另一支出出自风姓，是太昊之后。第三支出出自王姓，始祖为元代王信。因变乱，王信子王宣为避祸，王字旁加了立人，改为任姓（见前注）。其实任先生自己出于任姓的哪一支，也未必清楚，就别说墨姓是如何变出来的了。史学考证是要拿出实实在在证据的，主观臆断的猜测，即便重复一千遍，也不过仍是一句空话。

六则，目夷子的封地是在滕州吗？目夷子的墓在今山东微山县境的微山湖岛上。如说目夷子的封地在微山县，那是可信的。因为目夷子不可能葬在他人封国的领地中。滕州与微山相邻，如果滕州的某些地方曾属于目夷子的封地，倒有一些可能性，但硬说目夷的封地就在滕州，显然不合事实。张先生为证明目夷子的封地在滕州，引了两条典籍。一是《春秋·襄公四年》条后的杜预注：“狐骀，邾地，鲁国番县东南有目夷亭。”该注明明说“狐骀”是“邾地”，即邾国之地，却不是张先生口口声声说的“小邾”。张先生引的第二条典籍是《路史·国名纪》，他说在商氏后“目夷”条下记曰：“今滕之东南有目夷亭”。而笔者对着《路史·国名纪》横察竖瞧却发现这里写的是“今徐之滕东有目夷亭。”不知为什么张生先竟又把“徐之滕东”“错”写成“滕之东南”了。是笔下之误？还是有意为之？

2004年8月，笔者应滕州几位老知识分子之约，去滕州进行了

一次考察，他们的话，更使笔者震惊。因墨子根本不是滕州人，滕州市没有任何遗迹可寻，而张知寒先生找了一个叫“木石”的村子，说“木石”就是“目夷”，喊转了，这儿就是目夷的封地。但光有一个“木石”还不够，还需给墨子找个具体地方。于是张知寒先生在“木石镇驱车绕了一圈”（老知识分子语），发现一个叫化石沟的村子，因化石沟有个“石”字，于是指着山坡上几间房子和一口井，把手中的木棍往地下一戳说：“就叫他（指墨子）在这儿吧！”（老知识分子语）于是这里便成了墨子的出生地了，当年这里的那位用水为民治瘰疾的和尚，便被说成了墨子；那条叫化瘰沟的水沟也被挖成了“墨子井”。“化瘰沟”也就被命名为“目夷沟”了。

张先生为了给墨子找到更多的“证据”，把滕州所有带“石”的地名全解释成“夷”，连远离滕州数百里的沂河、沂山、沂源，都说成了“夷”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当地考古工作者在木石镇附近发现了一处春秋到秦汉时的墓葬群，群众称为“母子地”，张知寒先生也把它改为“墨子地”了。群众称张先生这种做法是“乱点鸳鸯谱”，很反感。他们说：“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，从没听说过墨子是滕州人，包括滕州历代修的志书，都没有墨子一点蛛丝马迹。”张先生却说：“历史上好多事都是先入为主，弄假成真的。”（当地群众原话）张先生还说：“人家曹县有个曾子，邹县有个孟子，曲阜有个孔子，难道滕州就不能有个什么子吗？这就叫人才链。”（当地群众原话）

过去笔者在与张知寒先生论辩时，就发现他的论证，除了推理，就是判断，且错误百出，自相矛盾，连自圆其说都不能。就怀疑他的

“考证”的虚拟性。通过这次进一步实地考察和听了当地几个老知识分子的诉说，竟发现“滕州说”完全是凭空臆造的空话。滕州的一位老先生流着眼泪对笔者说：“他们这样是要把我们的子孙后代引向歧途的呀！叫我死不瞑目啊！”对此，不知任先生是不曾有闻，还是另有解释？敬请给以指教。